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第九回 救澆漓立議修文德 整散漫揮毫著武謀

卻說包赤心聞余大忠說有除西庶長的計策，欣然問道：「莫非使之為武元衡麼？」大忠道：「他係文武全才，年雖老，刺客誰能近得！」包赤心道：「然則是謀盜兵符，用符生故事麼？」余大忠道：「更不妙，廉妃豈肯為此？且主上英明，素重這老兒，若係朋謀害殺，究問起來，我們何樣過？」赤心道：「此外則不知有何妙策？」大忠道：「今太醫施博濟係我提拔他的，如西老兒病發，只使諫官石可信奏言雲平嶺少有良醫，庶長無人診視，請著太醫往雲平嶺朝夕調治，庶幾速痊，得以早早回來辦理朝務。主上自然依允。我再叮囑他暗使寒涼九散，將痰結實閉塞，哪怕老西不死！」包赤心起身道：「殺之無跡，這個主意極好。」說畢別去。不覺又逾兩月，探得西庶長痰症大發，余大忠立刻使家人密請石可信到來，叮囑如此如此。石可信連連打恭道：「敢不竭力仰體恩師？明日定有佳音。」余大忠道：「此事成功，賢契之勞非淺。」可信稱謝而退。

次日大忠命家人請施博濟來，照會這般這般。博濟道：「門生有錮鎖丸，服下胸寬膈暢，七日之後，漸漸閉錮，無藥可開。」余大忠喜道：「此法更妙，初到勿用，待回來時再與他服，連過都推得乾淨。」二人正喜歡不了，只見石可信來到，笑吟吟地道：「恭喜。」大忠道：「看賢契的音容，知已妥當。」向博濟道：「施大夫作速回家，恐主上見召。」可信道：「卻非施大夫。」余大忠驚道：「如何不用？」石可信道：「門生原請著施大夫前往，主上已允，不意顧庶長奏道：『所言極是，但不應用正太醫，只須院副安萍前往診治。』主上點頭，召安大夫擇期起程矣。」余大忠道：「好事又變卦了。」施博濟道：「這場功勞，可惜被他奪去。」大忠道：「這安萍最可惡，素恃技藝，從不到我門上走走，豈能托他心腹？」石可信道：「安萍自幼便好驕傲。」余大忠道：「賢契可代籌劃良謀，必須籠絡入彀才好。」石可信抓頭呷嘴，想道：「有了，今日是安萍父親安逸生辰，恩師可備厚禮，趁他此刻在朝送去。安氏素貧，未有珍貴之物，定係權存，既然收下，安萍回家再退還也就遲了。到來謝時，婉婉囑托，自不能推辭。另著心腹監往同行，看其行止，庶無更變，而功可收。」余大忠稱善，命取紫貝五百枚、明珠百顆，盛作兩盒。石可信道：「可將明珠減去數顆，紫貝另易好食物更妙。」余大忠道：「有理。」乃除下明珠二十一顆，將紫貝另易梨棗二十枚。

這梨棗產於太極雙珠島內，初時朱紅，後則雪白，長如梨大而止，因核是棗而形似梨，故名梨棗，味極鮮淡，為果中上品。當日余大忠指問石可信道：「這樣如何？」可信道：「非恩師府上，焉得有此佳品？只是便宜他家了。門生也要嚐嚐。」乃取下一枚。余大忠笑道後便自到安萍家來拜賀，次命將禮送入。自己先歸，家人旋復道：「安爺朝上未回，盒俱存下。」余大忠喜對石可信道：「恐是上鉤也。他學問是真的，有病請看看，亦不能辭了。」攔住二人歡悅，再說安萍生來有癖，最愛山水，不圖仕進，四方島嶼遊歷大半。嗣因母病，始潛究醫理，晝夜精研。

三母母病痊癒，為父母俱老，不復出遊，天天俱在城外荒村周流訪病診視。偶然遇見庶長樊嗣昌掃墓回來，安萍望見，謁道：「庶長將病，願假八十一天調養，方可消除，否則不救。」樊庶長道：「老夫先將軍當秦暴虐，上蒼以呂易嬴之時，呂政殘殺更甚，先將軍赤心保秦，奮不顧身，助荊軻以首，所有遺孤，若非始祖盧生藏匿帶來，宗祧安能至今？嗣後世世屢受殊恩。老夫豈不知疲憊，但薦引正士，猶未同升，而謫佞小人，連茹並進，憂患方深，雖主上准假，心亦不安。請教除此可有他途調攝？」安萍辭「無」而別。過了十天，果然樊庶長不能起牀，差人屢請。安萍道：「往時見其顏色，心血已枯，惟精氣猶存，須靜養精以生氣，養氣以生血，今精氣並竭，豈能復治？」第三天樊庶長便死了。因此名重都城。島主召入院中，欲加太醫職銜。因施博濟素附余大忠，升為太醫，只以安萍為副。今聞使往雲平嶺調治西庶長，欣然奉命。島主又使有病妃嬪遍為診視，方令出宮。

安萍到家，將往雲平嶺事稟明父母。安逸道：「西庶長國之賢臣，正宜前往診視。今各家所送東西汝須記清，勿忘拜謝。」安萍將簿細看，內有余大忠的名字，細查禮單，乃係梨棗二十枚，光珠八十顆，驚道：「平素最與顯要少交，余大忠並未通過聞問，如何收他的？須速查點送還。窺其深心，必係為西庶長。」安逸道：「怎麼為西庶長？」安萍道：「西、餘向來冰炭，石可信、施博濟皆係鄙夫，依托大忠。今日石可信保薦施博濟前往治調西庶長，兒心甚疑。石可信非憂國之人，施博濟無緩扁之學。主上已允，後是顧庶長奏換兒去。今突親身恭賀，又送重禮，足見石可信之奏皆其所使。」安逸道：「我誤也！讓孫兒將梨棗來，問係何名色，告他喚做梨棗，非尋常果品可比，孫兒丟下，又送幾枚來，我用了一枚，覺得胸膈寬舒，猶有在此。」安萍命僕婦取來湊齊，計缺五枚，光珠少了七顆。安萍道：「梨棗或吃下去，珠子難道也吃了麼？」令合家搜，查出六顆，餘者竟找不出。梨棗照單也少一枚。安萍道：「兒且去謝他，看有何話說，另作道理。」安逸吩咐道：「總須含忍，不可躁露。」安萍受教，往余大忠家來。門上官兒道：「請進。」只見余大忠滿面春風迎下道：「今早方知考先生令誕，欲備微禮賀賀，急切未能，謹具俗物二事，蒙不擲還，足見日中有弟。」安萍謝道：「夙昔未效微勞，今承厚賜，既不敢卻，受實增報。」余大忠道：「接交正長，微物何足掛齒？」引入後軒，彼此說些敬慕的話。擺上酒來，安萍堅辭。余大忠哪裡肯放？只得入席。

飲到中間，安萍挑道：「萍奉命往雲平嶺，聞西庶長性情古怪，顧公將此好差下照，不知大夫可能代謀，另易他人？」余大忠道：「不必另易。西老兒平素輕賢傲士，最與大忠不睦，常欲甘心於彼，太副此去，如能代為舒怨除患，富貴共之。」安萍道：「萍力難操刀，有負所委。」大忠呵呵笑道：「醫生殺人要刀何用！只須將寒熱虛實互相顛倒，比刀還快哩！」安萍道：「這個不妙，若讓君臣使佐評論起來，即難逃謀害之罪了！」大忠道：「太副果然迂直，而今有幾個說真方、賣真藥的？」安萍道：「願大夫指教。」余大忠道：「今訪有錮鎖丸，凡是痰症服之，初時舒暢，七日之後，漸漸結緊，仙方難救。今命門穎藏在身邊，只作太副家人隨往雲平嶺。可先代其寬胸利膈，將辭別時，再用此丸。使之服下，即速回都，彼病發作，亦莫能怪到太副身上。」安萍笑道：「這個落得效勞，既不污萍之名，又可仰報厚賜。」余大忠大喜。安萍告別，大忠送出，並問行期。安萍道：「後日可以動身。」余大忠道：「諸事心照。」二人作別。

安萍回到家中，細細說與父親聽。安逸埋怨道：「醫事如何行得，不該應承。」安萍道：「並非真受其囑，此刻畫之何難，但恐另換他人，庶長必為所害。兒想下大夫駱燾係西公之堂甥婿，秉性謙退而有肝膽，與兒交好，此時且緩通知，待動身之後，大忠等自不提防窺探，父親可請他來，密將情由說明，囑暗修書，交庶長府中老誠遊巡星夜送去，或交顧庶長使人前往。西公接知，自然不吃丸藥也。」安逸道：「也只得如此。」正在家中料理，只見家人說道：「有餘府門子儲位在外伺候。」安萍出廳，儲位向前叩頭稟道：「小的上人命餘過來服侍。」安萍道：「勞爾，成功自然有賞。可將已事辦辦，後日來同起身。」儲位道：「小的行李都擔來了，並無做事。家爺吩咐，只在這裡，毋許走動。」安萍道：「更好，就在門房內住罷。」儲位答應。

第三天起身，路上逢山玩山，逢景玩景，五天方到雲平嶺。先使通報，遂進帥府，西庶長迎入。安萍欲行參謁，西庶長扶住道：「山在此與邊帥職分相同，太副乃係天使，豈可過謙？」安萍道：「萍父親忝庶長教，既係晚輩，更當如此。」西庶長辭卻再三，方受半禮。坐定，西庶長道：「蒙主上鴻恩，勞大夫遠涉，但賤恙痊癒，可以勿藥。」安萍道：「奉命而來，自應診視調理。」西庶長道：「平素最不喜藥，尤怕吞丸散。太副美意，請診脈罷。」安萍道：「病雖暫愈，而根未除，猶須調治，免得時發。」西庶長道：「如此，請妙劑。」安萍立下方子，儲位接去。西庶長道：「且住，老夫性最愛潔，凡藥非親手炮制者不服，可將方子來。」儲位站著，安萍道：「囊內各色，俱係揀選道地，接法炮制，極其精潔的。」庶長叫家人於儲位手中將藥方取回，送往衙內，再問道：「太副還係即動身回都，抑或憩摘數日。」安萍道：「既奉命而來，自應俟候痊癒。」庶長道：「但此地係軍機處所，恐防泄漏疲累，請往玉筍峰書院住罷。老夫不克奉陪，得罪容後負荊。」乃命鐵柱偕往。

安萍出得儀門，儲位稟道：「奉命理當時刻在此。」鐵柱道：「你可曉得重法從事麼？」儲位駭得不敢出聲。隨到玉筍峰，看那石色皎瑩，約高五百餘丈，屹立嶺間，宛如玉柱。因其四面俱有曲逕斜階，儼如筍籜，是以呼為玉筍峰。上有三清觀，左旁丹房

寬敞，西庶長改為觀海書院。安萍等陟到門前，只見北邊羅列數十軍士替換。望那石壁，原來玉筍東北邊，有三丈寬闊一塊晶光如鏡，照見海洋，愈遠愈清，艘船行動，望之如在目前，因此名為縮地鏡。安萍也向前觀看，軍士抽刀在手，躬身稟道：「將軍有令，毋許閒人窺望。」安萍乃止。

鐵柱將他們送入院中，即在外坐著，裡面另有軍士承應，需用物件俱全。安萍問道：「那鏡子看得多少裡數？」答道：「東北各島面，西南無遮擋處，皆歷歷在目。」安萍道：「真稀世之奇觀也。」暗問儲位道：「爾可有什麼妙計？」儲位道：「西庶長斬釘截鐵，這黑臉鳥好像強盜形像，如此嚴肅齊心，有計也無使處，倒不如早些回去，免得犯了軍令，送掉性命。」安萍道：「所見甚高，但早回去，勞而無功，未免慚愧。」儲位道：「包大夫詭計極多，叫家爺與他商議，另用計罷了。」安萍道：「是極。」到第三天，安萍請鐵柱進院道：「煩將軍轉達，庶長病症既愈，無庸不佞居此，意欲回都復命。」鐵柱道：「待在下使軍士通知中軍轉稟容復。」鐵柱出去，儲位道：「好嚴格也！都中那個衙門不曾見來？」安萍道：「內文外武，此地為東邊都總會，嶺外各處大小城邑營寨，俱受節制，所以威嚴特甚。」少刻，鐵柱進來道：「相爺此刻無事，請太副相會，軍士局與請上。」儲位正欲隨行，鐵柱怒道：「你這瘟鳥，難道也要同庶長說話不成！若非隨太副的，叫爾看劍！」叱令鎖起來，待回院再放。

卻說安萍進到帥府，庶長迎謝道：「深荷福庇，種種得罪，前服妙劑，痰始順利，此後當用何藥，並祈指示。」安萍道：「已妄擬有湯頭，必須靜養，方獲奏成。」庶長道：「何也？」安萍道：「痰因火結，水因火固，必須靜養以生水，水生氣，氣生血，血盈氣壯，痰於何所藏遊哉！」庶長道：「妙論希聞。」

但朝中近事，太副所知，餘、包結黨於朝，惑亂廉妃於內，幸主上仁明有素。今聞浮金新得一將，武有項籍之力，謀有先軫之能，朝野無出其右。老夫想田氏既任燭隱，揀撥賢才，運籌治理，今復得此人，我國豈能安枕！又謀得雙龍、天印二島勤於披拔丁壯，未必不生事端。老夫所以請外補者，綢繆預備耳。近時探巡接踵訪來，知道浮金朝夕訓練，早晚自必興戎。

太副回國，可與顧庶長言之，囑其勿得疏忽。」安萍道：「領命。就此告辭。」西庶長道：「不便久留，恐都中病民懸望，備有微物，聊表寸心。」安萍視之，乃是二端冰蠶繭。安萍道：「無須此物，請易白貝百枚，紫貝十枚，勞役送到寓內。」庶長解意，命另易來。

安萍作別，回到書院，儲位見著大哭，問知緣故慰道：「且忍耐他。」只見軍士捧盤呈上白貝紫貝道：「庶長爺爺傳命，殊勞太副遠涉，具上微儀，勿怪輕菲。」安萍道：「蒙庶長厚愛，圖報有日，恕不告別了。」將禮收下。軍士開放儲位。安萍命發行李，將紫貝給與了儲位道：「原不收他的，這老兒太吝，爾也帶回去罷。」儲位都入囊，上車起程。曉行夜宿，三天已到都中。復過命，便到餘府。大忠道：「聽儲位稟過，西老兒頗不在道理，太副也是天使，如何這等怠慢！」安萍道：「此刻放過，後會有期。」大忠道：「再作道理。只是虛勞太副，統容後謝。」安萍謙遜別回，家人稟道：「顧庶長夫人病急，請過兩次。」安萍想道：「我正打點晚上去，他倒來請，好湊巧的事。」便將一切稟過父親，即到顧府來。顧庶長出迎，陪視過病，邀入書齋，問道：「庶長痰症如何？」安萍道：「未曾到時，先已愈矣。」顧庶長道：「可有話與老夫說麼？」安萍目視左右道：「無話。」顧庶長使人退下。安萍道：「西庶長時以餘、包朋結為憂，又探得浮金新獲英雄，天英雙龍勤於訓練，矚庶長預為綢繆，毋致臨渴掘井。」顧庶長道：「西庶長過矣。燭隱雖係賢豪，西山亦稱俊傑。新進之人，姓紫名督，與鐘、羅之心腹羽黨敵侯柏彪有隙，柏彪雖竄，羅、鐘在朝，附郎子為好，縱有鴻才，豈能大展！況我國亦得古璋，堪以抵敵。至於雙龍，天印，雖地險兵強，君凶臣暴，然恃騎與船，而攻隘奪阻，亦非所長，是天英雙龍與浮金殊不足憂。所可憂者，乃國內耳！武士以怠惰為清雅，文人以經濟為腐迂，正論讜言，眾共譏訕，是以才能緘默，驚鈍尊榮，雖無浮金，亦將自德。老夫所憂，不在彼而在此，又不只於此耳。且請客卿酌良規。」命家人請古老爺。安萍想道：「好兩個賢庶長，所憂確切，何慮敵強！且看古璋意見學問。」片刻報到，迎入各見禮畢，問安萍名姓，顧庶長答道：「安太副，字伯隨，名萍者也。」客卿道：「夙欽台號，今幸獲瞻。從雲平嶺來，鞍馬勞頓，不卜西公之恙痊否？」安萍道：「庶長有命，申侯客卿，惟因國事憂慮，恙雖小愈，難免復發，發則愈甚矣！」客卿道：「國事何能去懷，但不知有何重務，而如此深憂？」顧庶長道：「朝有佞臣，邊多強敵，文官廢棄實學而習虛浮，武弁疏忽謀略而貪佚樂，難道古公未知麼？」客卿驚道：「何至如此？璋雖濫竽充數，實以客自居，每見濟濟，故未贊詞。」顧庶長道：「雖然濟濟，卻不多才。西庶長之憂，惟古公可解。」客卿道：「相公有所指教，璋豈敢辭？」顧庶長道：「而今須使文德端淳，武備整暇，然後籌議其他。」客卿道：「二事雖難，然其失在上不在下，上果能振其綱，下豈不承其流？聞文士輕經史而重詩書，館閣以吟詠為高，藝林以丹青為雅；吟詠則趨向清談，丹青則流入纖巧，均與治道相背弛，無濟於國用。較一切荒工廢農之務，為不覺其禍最烈，尤須先禁之。嗣後取士，必以經義窮其韞，以博洽辦其學，以事理老其能，而月露風雲、拋短掠淺之士，始無所安措。似此則非窮經才幹之士不得進，凡詭誕巧佞之徒概黜退矣，何愁文德不端淳乎！其武備整暇，非坐談片刻所能定。璋當因刻下時勢，而著其略，呈閱請正。」庶長、安萍道：「客卿高明，自然切中時弊，當銘之彝鼎，以昭百世。」二人別去。

次日顧庶長上朝，將「文風淺薄，皆由競驚爵祿，不究道義淵源所致。」並客卿立議「請禁詩畫之習氣，另易求士之良方」，一並奏上。島主道：「卿意欲如何？」顧庶長奏道：「士必有賢良之素，博學之實，然後以疑事觀其識，以劇事觀其學，以急事觀其斷，始進而升於朝。」島主准奏，頒行中外。

顧庶長回府，門役稟道：「安太副到來已久。」顧庶長逕進書房，聞有吟哦之聲，走到面前，安萍方知。顧庶長笑道：「係什麼醫經，太副如此賞鑒？」安萍道：「豈但醫經，正係醫國的妙劑。萍今晨往候古公，蒙將所定之《武略》見示，捧誦再三，不忍釋手，特將草稿攜與庶長推敲。」顧庶長欣然接過，看簽標題「朝謨武略」四字，內有五綱四十目，其略曰：

至德如唐虞，且有歡兜三苗之用武；而況邊疆接壤，等於秦楚吳越者乎！此厄山垂訓，足兵之所以不容緩也。

乃竊位之徒，惟知沿習偷安，而謂兵法為鄙事，坐使鄰國昌熾，君殆身危，不亦卑賤之甚耶！此治國之道，不可不急究也。其道維何？惟立於不敗之地，先為不可勝而已。

凡大綱有五，首曰修內，次曰理外，三曰出征，四曰臨敵，五曰還軍。其目又各有八。

修內：

一日任賢。一人之智力有限，天下之事務無窮，非擇賢而任之，身雖極憊，心雖極瘁，漏誤益多。任賢者，非徒雲任之而已，必信之專，而毋掣其肘；責其大而不可苛其細，收其成而不求其速。且賢士之進退，不獨敵人之所窺，而動止實關國祚之存亡。一賢任，則諸正士進，而不肖者遠矣。移風易俗，服敵安民，孰有過於此者哉！

二曰重農。重農之道在於黠技巧之民，絕娛玩之物，使天下非耕不得食，非織不得衣，則游食之民，無益之工，莫不盡歸農桑。西山東海之曠土，莫不闢墾。則人人皆有恒產恒心，雖遇水旱饑饉，不為大害；即奸豪竊據，煽惑居民，必無捨生產之樂而蹈萬死之途以應之者。安民弭亂之道，莫不由此。

三曰慎刑。慎刑者，非省刑之謂，毋失出入之謂也。失出，則奸滑漏網；失入，則良善遭殃。均為不慎矣。必須明審適中，使受者無怨，聞者無議，始為得之。若一動重桎梏，輕罪重刑，使不幸而犯微過者，畏刑甚於畏法，以致初而逃匿，繼而拒捕，大而嘯聚負隅，費糧勞兵，滋釀大患，可不慎乎！

四曰薄賦。窮者極欲，雖盡天下之財猶不足。抑私養民，稍捐耳目之好而有餘。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富在百姓，雖有凶荒，不煩賑濟，可免流離結聚，所省極多。若厚斂者，民出其十，而上所得不過二三，然民積蓄御荒之具，已告竭矣。饑饉之年，雖加恩發賑，君出其十，而民所獲僅二三，與其進出皆虛，曷若藏予百姓之外府！薄賦養民，誠保國消亂之正道也。

五曰敦禮。禮者，人君之所以維國，上下之所以為家，士庶之所以分別者也。其欺君於國者，皆由不明禮義。故素有桎，使民決於肌膚，論於桎者，致敬禮義而平為常，然後舉而投於危亡之地。吾知其必以復招歸，而不退避矣。

六曰養士。天之生才有限，必育之有素，培之有方，使之優游，習練以成其才。猝然有事，指而麾之，必能感恩竭力，發憤酬君，庶無匱乏才難之歎。若平居漠不關心，突然有變，安能得知誰是實學，誰是虛名？既非夙昔所周詳，去取之間難不惑。且閒時不有解推之誠，尊崇之實，志士未必入彀，托非其人，則敗國家大事，貽譏於後世矣，豈可忽乎！

七曰辨才。無論才之大小，智之廣微，皆須兼收並蓄而審辨之。苟不能辨其志之所向，才之所能，雖培養勤切，等於無士。故必詳察其才，可為棟，可為梁，可為椽，可為桶，分而用之，自必各稱其職，寧可才過於任，不可任過於才。蓋梁猶可為柱，而以椽為棟，則立見其摧推傾覆也。

八曰除異。凡民之性，常難定而易亂，奸民之念，每喜異以標新，趨向不一，致治為難。故凡異言異教煽惑愚民者，必急去之。惟以禮義為教，綱常為尊，使農安於田，女安於機，士安於學，工商安於業，各安其事而不遷。為上者尤不可信重異端，惟古聖先賢勞瘁憂民之事常時宣佈，使民心肺通達不雍。即有倡亂說於民間者，吾知聞之，必掩耳而走，袒臂而驅矣。心一力齊，何使而弗得哉！

理外：

一曰謹邊備。雖處昇平之際，而邊備不可斯須廢弛。不謹，致啟敵之邪心，突有緩急，諸事未修，則邊疆瓦解，百姓羅於鋒鏑，而廟堂震恐矣。謹者非徒求其名，務須有其實。如城記者修之，濠淤者濬之，車壞者造之，馬老者易之，卒弱者練之，吏蠹者誅之，斥堠廢者復之。號令如水流，糧草如山峙，材料備具，士卒樂戰。敵雖有奸謀，未有不潛消而率服也。

二曰復屯田。凡軍之所重者，莫如糧草。陸運費人畜之力，水載多風火之虞，輕載橫邀，為禍極烈，昔之遭此而覆亡者，昭昭可鑒。欲杜其害，莫若屯田。邊多曠土，土可分耕，非僅足食，且深其溝，澮以諸水，取所起之土以為堤，使敵車騎不得馳驅，步兵之便地也。置兵於農，國無養兵之費課，士卒免饑謹之憂，寇雖大至，自各顧其家業，必死爭而堅持，其所利益，不亦溥耶！

三曰禁軍需。有一物而須數物以成者，數物不產於一處，自必兼收而後能成。有一事而須數事為用者，數事不集於一時，自必廣彩而後可辦。凡視國外之所少者，必加收防，勿任趨利奸徒偷漏，而戕我也。敵或少糧食，或少銅鐵，或少物料，或少膠漆；或少硝黃，或少方藥，或少圖書，或少譎士。凡軍需之所急者，定百計以求之。吾預塞其途，使彼無所得，安能猖獗乎！

四曰安遠人。凡土地雖有山原澤島四方之殊，以乾坤之大父母視之。萬國萬姓皆吾之同胞，豈可不保其命，使樂其生乎？但地極曠遠，性極不齊，雖欲安民息兵，非可猝能也。必德政之所化，仁聲之所及，使由邇至遠，從風而靡，變其殘暴之性，非惟不敢驅兵犯境，且免四方鄰國操戈，赤子各安其業，而無橫死之苦。即有猾敵欲亂邊疆，雖解仇結約，吾知其百姓鄰國之心，必不能齊，其謀立敗矣。

五曰慎取與。邊疆小國之背叛，大約非在廷者貪取之不已，則在邊者苛責之無厭，使彼不暇供命，積怨為怒，而以我貪鄙不道為口實，連衡四鄰，同力擾邊，漸次至於不可制優，其釁實由自起。待小國之道，其來則答之，去則任之，不責其所產，愛之如子女，防之如虎狼。若此，而邊境小國猶生事者未之有也。不第勿取，而與亦所當慎。酬賜之數，國有常典，固不可減，尤不可增。初增之，彼以為榮而悅矣；繼而不增，則漸至失望怨生。既增於東，不得不增於西，增之復增，何所底止？迨後而悔，不已遲乎？何不慎之於早也！

六曰練士卒。士卒雖有恩以養之，若不訪延巧技精藝之師以教焉。雖有百萬，等如嬰孩，固有忠君滅敵之志，其如力不從心何！故訓練之道，不可不急講也。無論明師隱者，羽士縑流，軍民人等，有一技之可法，一藝之便捷者，皆禮而聘之，以教眾士。而士亦相其才，因其勢，分為數類，則習熟易，而功有成。手足疾便者，目明心巧者，身長足高者，肌體肥大者，各視其形之所便，散而習之，集而較之，其精者獎賞而鼓勵之，使人人爭練，師師盡能。復教以獨自成陣，互參成陣之法，而以仁義驅之，可卜所向無敵矣。

七曰隱謀。兵家之利，惟謀最廣，用謀最難。雖昇平之世，亦不可廢。謀為國之耳目，國而無謀，猶人之無耳目，豈能免傾危顛蹙乎！惟廣擇忠志之士以使之，不但多方以隱之，使敵不覺，且使此謀不知彼亦為吾謀也。凡謀得事件，審之於理，度之於勢，斷之於心，驗之於素，而謀事之虛實真贗，莫不盡識。用之久，則敵之聲息皆知，某也忠，某也許，某也可以移主，某也可以賄交，察其動靜，而知其心臆，揣其言論，而知其叛服，非謀其何由得哉？

八曰攻心。制敵之道，攻心為上。心者，所以取智謀，主決斷也。心既受攻，則智謀亂而疑惑生，雜而不可用矣。攻心之術，惟奪其魂，破其恃而已。其所依以取計謀者，吾去之；其所任以為心腹之忠智者，吾間之；其所賴以為軍資者，吾耗之；其所依以為唇齒者，吾解之。凡其所恃，吾皆先機而陰敗之，雖有奇才之士，亦不能為之謀矣。

出征：

一曰正名。名不正則曲直不分，戰士之氣不壯，而敵反得以詭詞，談其黨，激其眾，以惑鄰國之耳目，非計之得也。將出征之際，必先明其曲直，論其是非，將敵之罪暴白於四方，使聞者皆發忿同仇，而敵之羽翼軍民皆生愧赧。仍使辯士歷使於敵之四鄰，申明大義，以解其朋黨，絕其救援，則未戰而敵已屈矣。然必敵有悖逆不道之實，微者吾張之，隙者吾顯之，虛者吾實之耳。若敵原無過失，兵端實自我開，而復加以惡名，則我驕彼憤，我曲彼直，益敗之道也，慎之，慎之！

二曰職能。用人之道，必使各盡其能。凡可用之才，咸羅而致之，毋使有遺才齎敵之失，則庶幾焉。智者使之主謀，果者使之參議，博者使之主使命，勇者使之率士卒，仁者使之主財谷，信者使之司賞罰，廉者使之撫殘德。才職相稱，士志各安，行軍之本不己固乎！若惟尊親親，不務尊賢近愛是用，能才散失，自且不保，安得而制敵耶！

三曰士志。凡三軍之志，不獨使其不生二心，奉令克敵而已，必使其知敵人詭譎誘騙之詐，而不為所惑。平時敵示利而誘我者，將固知其謀，而因之以取事矣。而於追奔攻圍之際，得勢之時，敵每多方使計以娛我士，或棄金銀貨物於路上，或散驟馬牛羊於道旁，或出婦女，或稱投降，軍士見利動心，失於紀律而敗事者，何可勝數？必須預為開導，使士遇此，咸知為敵之毒計，倍加警聳，雖百誘不從，而愈慎愈奮，則厥功可成矣。

四曰親信。將吏稱職矣，士卒習精矣，而將吏不知體士卒之情，士卒心拂將吏之意，未有克濟者也。必也使將吏之於士卒，猶父母之愛其子。使士卒之於將吏，猶嬰孩之親其母，童子之信其師。愛而不驕，信而不犯，則指臂之勢成，雖屢歷困危而不變。

五曰備要。國不可一日無備，何待出征之時而始言備要乎！不知平日之備，備其大略，此時之備，務必周詳。或有一事未備，或有一處未備，而為敵所乘，變起於毫末之間，禍生於呼吸之頃，雖有長鞭，不及馬腹，苟不加詳慎，則大事敗矣！所謂要者，糧草也，輜重也，火藥之所也，樵牧之地也，常行之要道也，不行之小徑也，關口津梁，城廓隘塞，以及斥候諸事，平日雖有防備，此時更加嚴密，庶無遺漏耳。

六曰養氣。人所以戰者，氣也。氣盛則一可當百，氣衰則未戰而膽寒。必先蓄養其氣，使之常盈而不虧，屢用而不竭，則無鈍兵挫銳之失矣。蓄養之道，結之以恩義，勉之以忠孝，勸之以爵祿，使士感恩義之厚，慕忠孝之行，榮爵祿之顯，雖欲氣之不盛，不可得也。

七曰選鋒。羿之教射，秋之誨弈，妙在自悟，得在專心。教誨雖同，精極迥別，不加別選，則過與不及，混亂不分，強者奮勇，弱者不繼，兩俱敗矣。必選其最精者聚為一軍，分為四隊，豐其糧餉，令驍勇熟知陣勢軍形地利之將分而統之，猛若疾雷，速若飛電，以為戰酣衝堅突陷陣破強之需，及肘脅緩急之用。必分為四者，循環不窮而合亦易也。懦弱之卒，心常恃此，戰力必倍，不輕敗矣。

八曰嚮導。山川險易，將雖知而未必詳，圖雖載而不能盡，非訪之熟游熟處者，不可得而悉也。嚮導之用，非惟知乎地利，並欲知乎人和；某地為某賢人之所宅，某處為某猾徒之所居；軍由其地，賢者敬而禮之，猾者聲而誅之。敵國人情，聞風思慕矣。某城敵軍資之所藏，某地敵咽喉之要道如何？軍資之城討取之、毀之；咽喉之道潛奪之、斷之。敵國軍心得信落膽矣！皆嚮導之功也。然誤信虛，而以為誠實而受欺者屢屢矣。必也兼聽廣訪，參平素之間諜以決之，遠探近審以驗之，使能者監焉，不可任其脫離，不可使知吾實事。成功之後，則計其功，大而爵祿，小而財帛，始酬而歸之，庶不致有誤也。

臨陣：

一曰詳察。敵國君臣之賢愚，將之才否，卒之強弱，糧之多寡，平居雖知之，至臨陣之際，猶不可忽而不復察也。察其何者為堅，何者為瑕；贏者可是真贏，壯者可是實壯？將吏之心和與不和，士卒之情洽與不洽，皆須計而知之。其堅者柔之，瑕者陷之，贏者待之，假壯者擊之。將吏不和，士卒未洽，急攻之；將吏和，士卒洽，緩圖之。智勇精銳氣勢，俱勝於我者，詐以驕之，而激勵將士，待其隙以乘之。苟不究其虛實，遇敵浪戰輕爭，歷久而不大敗者鮮矣！

二曰相地。相地者，相彼此營陣之地也。凡營必擇高陽水草足用之地而處之，毋居幽凶危險之地，恐受圍塞難出也；毋居草木叢會之地，恐火攻也；毋居卑下之地，恐水淹也。凡左右前後遠近，山川村舍、林塹寺觀之可藏兵者，必細搜之，遠候騎，通防守，情隊伍，禁妄行，使奸細無由入，此營之大略也。陣地必後右高於前左，形分而勢連，險布步，易布騎，進退俱生，無所阻礙，利過半矣。

三曰風向。搏鬥之際，風所關於成敗最大，順風不加力而倍疾，逆風雖奮勇而不能如常，又有塵埃損目塞鼻之患，可不審乎？未陣之先，當審風所從來，敵向我背，則正陣以擊之；敵順我逆，則旁趨以致之；不為我致，則堅忍以待之，以精騎繞出其後而擊之。敵眾我寡，則利奮擊於風晦之頃；若我眾敵寡，敵乘陰晦而來，則以小騎出擊，或突其肋，或陷其背，或往或來，疾若飄風，使不能測，目眩心動，則反為我所亂矣。只可分軍追擊，慎毋以大軍輕出也。

四曰分合。能合而不能分，謂之孤軍；能分而不能合，謂之散卒。散卒心力不能齊，孤軍一敗即瓦解，皆大忌也。當分則分，當合則合，細察時宜，寡則利合，眾則利分，亦難執一。分合之道，分不乖於合，合不背於分。若手足之伸屈，稟於心而不亂，斯為得之。陣後之游軍，行營之探候，此則必須分者也。戰時奇兵之外，大兵須分為三，以循環迭進接戰，則我之氣勢不窮，彼之精銳已困矣。

五曰敗愈奮。勝敗雖兵家之常，然而敗者必謀之不藏，算之未善，備之未周，皆將之過，豈可以為常乎！雖節制之兵，恩信素洽，不幸而敗，根本未傷，人心尚固，猶不致渙散難理；然須自引其咎，自責其罪。將吏士卒之受傷者，旦夕親視之，調藥以治之，善言以慰之；未傷者，論以『君恩之重，敵之不足畏，死裡求生，以雪恥立功』之道，庶幾愈憤愈壯而可用。若推過於將吏，以刑戮為威，則人心離而不振，愈不可為矣！其有實違節制而致敗者，則又不得姑息而濫縱也。

六曰勝愈慎。戰而數勝，敵未剪滅，安知非詐以誘我？即是實敗，其羽翼尚存，餘孽未盡，正用謀之秋，角計之候也。敵為吾所敗，其恨必深，其心必合，其力必齊，其謀必密且毒；吾之防備周遍，猶恐有忽微，意料所未及者，若驕而惰，則敵更易乘隙而入矣。以深恨之心，合而齊力，以行密毒之謀，當之以驕惰之卒而不危者，未之有也。必須處勝之後，而如敗之初；處敗之際，而如勝之始，自然用而不窮，久而益壯矣。

七曰善久。兵道貴速而惡久，速則所省者多，而無疲挫之失；久則所費者廣，而多縫隙之虞，此世所共知者也。然不能速而必求其速，不可不久而必不欲久，則係自蹈於敗亡之道也。如敵守一要害之城，城高峭堅厚，池深闊迅險，糧足材備，軍民心一，而將賢能，無間可乘，力攻則徒損士卒，終不能濟，舍之必滋蔓為亂；此則非足我軍需，固我營壘，防備周密，絕其樵彩，斷其外援，而使敵糧盡潰散不可也。烏能速而不久乎！故事惟在因時，不可泥古。

八曰毋暴。夫兵之出，原為除暴止亂。既已獲魁首矣，其士卒皆天之赤子，無非為嚴刑峻法所驅逼，非樂荷戈拒命也；則當釋而歸之，諭以仁義邪正，令其轉相傳佈，則俱為我所用，而未服者，皆解體矣，若恃兵力之盛，思昔爭命拒戰之仇，怒以盡殲之，既乖出師之義，且失人心而干天忌也。故入敵人之城，其先世有功德於民者，必訪而存其祀，立賢者以繼其後；除虐政，誅邪辟，選賢良，興教化，貨物無取，秋毫無犯，始不愧為仁義之師也。

還軍：

一曰推功。平亂旋師，安民定國，雖不為無功，然皆國家之運昌，將士之竭力，吾何功之有！即率眾運籌，有所勤勞，而使吾率眾運籌者，則君相也，其功亦當歸之君相，吾何功哉！還軍之日，必以運籌歸之君相，竭力歸之將士，立繳印劍，話淡退處，庶無虞主不賞之功，且杜讒谄之口而全身，以備朝廷之緩急，不亦美乎！其有伊周之任者，又不在此論矣。

二曰賞勞。憑功之大小，為賞之輕重，固為不易之道。然旋師當先恤死事之家，後方行賞，庶忠魂目瞑。若死者有功，則以其功倍賞其父母妻子；其子孫有堪任者，則以其爵祿爵祿之；子孫稚幼未能補授，即以祿給之；則死者無憾，而見者必格外感奮，後逢邊事，將士自絕內顧之憂，而拚命無前矣。

三曰安吏。人之才能各異，心性未必皆同，於行賞之後，必當諒其才德，可任則任之，不可任則養之。如心性貪而機智調者，雖可治一時之兵，難以治長久之民。若使之治民，必致違悖，按法則傷功臣之心，而緩急乏可用之才；原有則廢國家之法，而貪墨增有恃之膽。故曰養而勿任也。如情性貞堅，素懷忠孝，才可服眾，才能理劇者，而置於閒散之地，不有才難之歎乎！故必詳於審量，安之各當，而後為無失也。

四曰崇儉節。用愛人之道治國者，不可斯須或違，豈待還軍之後，而始及此乎。蓋禍害多息於勤勞，而昇平每流於逸縱。或溺於聲色，或荒於苑囿，或陷於田獵，或淫於台觀，或惑於異端邪說，習以成風，上驕下怠，民脂漸罄，倉庫漸虛，怨亂漸起，國之危亡，皆胎於此。惟心乎保民，而以儉為務，則私欲消而不長，善念生而不窮，邪臣誣而不伸，民風還古，世道復淳，雖追三代之治不難也。

五曰修城壕。夫城壕者，國家之捍衛，萬民之甲冑也。隨圯隨補，隨淺隨挑；牆隙之樹木，每月必削鏟之，處處皆成金湯矣。或平日失於葺理，崩塞狼藉，非大工不可，其興工作不於豐年之際，則於歲歉之時。年豐物料不昂，歲歉夫役易聚。若不於旋師之後，節儉之秋，而整理之，待寇起而始治，則征役廢農，人民震恐，敵隱胄入，無由得知，自亂之道也。城堅池深，民心有恃，寇至捨此而去，則有後顧之憂，攻圍則頓挫於堅城之下，其利最廣，慎勿忽也。

六曰實精練。軍士精銳矣，不能免於病廢老死。且太平之後，兵雖習練，多事飾觀；是以有兵之名，無用之實，使當強敵，未有不敗者。急而召募，則不能盡究所從來，且性情不相通，足步不相應，危傷不相恤，皆兵之大害也。或有敵人潛來應募，而表裡合應，其禍尤凶。故雖止戈之時，而訓練萬不可疏忽，務使有實用之技，隨缺即補，勤於教練，互相比較，相親如骨肉，相護如手足，有所使用。朝令可以朝齊，暮令可以暮集，較臨湯而始揚沸，何啻天壤之懸哉！

七曰修教化。凡民逸則忘善，忘善則惡生，此理勢之所必然也。故尼山於庶富之後，而即以教繼之，誠所不可緩者也。教化之善，無過禮樂詩書。敦禮樂而說詩書，重賢良方正之舉，使民知所趨向，一而化十，十而化百，以遍於四海。然必在上之君子，持之堅，行之實，品為眾所服，民為德所感，始可熏陶入彀而向化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先哲之言，豈有欺哉？

八曰任廉潔。多難之秋，非才無濟於事，故常重才。承平之際，則須才德兼優，否則寧才不足，而德有餘。若誤任一悖德之徒，則貪緣之路開，藤連蔓引，忠良退於郊野，貪鄙遍於民上，倚官長之威，恃奸權之庇，而濟其無厭之欲，剝膚吸髓，賄寵媚權，小則荼毒州邑，大則怨騰四海，雖有善者，辦無如之何矣！故才過於德者，養於閒散之地；而親民膜者，必選德優，尚節義，

勵廉恥，禁邪說，誅異端。農隙則興文講武。率天下之民，入於太和之中，不亦幾於至治與！

此五綱四十目也。雖不足以盡治兵之能事，然謹慎周密，時宜之大略，則已括矣。欲窮幽極妙者，可探索於群書。

顧庶長看畢，歎道：「言淺意深，實此日對症之妙劑也。治國尊此，永無喪亡之虞；將兵守此，豈有不勝之理？老夫當即奏之。」安萍別去。乃令人膳清，復入朝，問宮門太監道：「主上現有何事？」答道：「閱本已畢，在熏風樓午睡。」顧庶長道：「覺未？」答道：「適見宮娥傳取雪藕，想必醒了。」顧庶長道：「煩奏顧復有本。」太監入人啟，出來道：「請無逸殿見駕。」顧庶長同行到時，島主問道：「卿有何本？」顧庶長將所繕呈上，道：「今古客卿籌國，著有《武略》，實切目前時勢。」

臣特奏上，請頒賜文武諸臣，使各盡其職，不致倫怠驕奢誤國。」島主親接看畢，道：「言切近而旨長遠，非深於經濟者不能奏，請頒之文武諸臣。所見極是，可增設遺才科，以收羅眾士。凡文士於經義、錢谷、兵農有一事超群者，武士於智勇、器械有一件出眾者，不論軍民人等，每歲四月投名於通政司，造冊呈覽，分發庶長、元帥二處考驗。俱著卿總理。」不說顧庶長領命退朝，辦理頒發。再說余大忠、包赤心正議西、顧二相掣肘，忽接頒到《武略》，相與誦畢，知係客卿所著。余大忠道：「議論平淡，半係前賢唾餘，有何奇妙？」包赤心道：「應變無窮，自在臨機能依此平淡，即可漸臻於奇妙矣！」大忠道：「安得籠絡為我腹心！」包赤心道：「若得此人，西、顧不足慮也！但彼位居客卿，而性又不趨榮利，如何籠絡得來？」大忠道：「舍妹年已十六，猶未選有佳婿，古璋亦無室家，足下可為作媒，如事得成，即可漸次收羅也。」包赤心道：「我正忘之，非此才即不足以配令妹，我且邀安萍同往去辦。」余大忠道：「太副是其相好麼？」包赤心道：「安萍雖然與我等往來，猶未可深信其心。我每密使察其蹤跡，卻與他人無交，昨日見往古璋府，是以知其親近，攀彼同行，諒有裨益。」余大忠道：「安太副善為說辭，自無不成人之美，得之同行更妙。煩為致意。」包赤心答應相別，到安萍門前，找人問知，答道：「出城未歸。」包赤心回家。

次日，安萍回候。包赤心請入書房坐定，問道：「昨日出城，可有親聞？」安萍道：「聞得浮金威敵侯相彪被竄飛沙島。」包赤心道：「此事久矣。」安萍道：「卻未聞他事。昨自郊外回來，知大駕枉顧，有失迎迓。」包赤心道：「緣太副新獲密友，弟欲煩介紹，是以趨候，不卜肯先容否？」安萍道：「惟與古公究討銅人穴道，問之所疑，今已正其八九，大夫正宜變理鑽研，奈何及此小道？」包赤心道：「醫國醫人，原無二理，豈有善醫人，而不能治國者乎！此太副之過謙也。昨實因餘大夫囑托，故來奉攀。」安萍道：「所委何事？」包赤心道：「餘公有妹，年已及笄，工容言德，天生絕好，聞古公未有室家，欲委作媒，赤心因素未親古公，難於唐突，特薦太副先容，餘公甚喜，囑赤心轉托，務祈起駕同行。」安萍道：「大夫下顧，豈敢托推？但萍有誓在先，並不與中媒等事，請另用能者。」赤心笑道：「太副誤矣，作媒乃代才子佳人配匹，係五倫之大要，並非如世俗之狂言謊語。若人人如太副，難道使男女白合不成！」安萍道：「大夫所見，何嘗非是，奈性各有僻，萬難改移。天下男女雖多，作媒者亦不少，缺我一人，亦無關緊要。」包赤心道：「既如此，太副同去，不發一語何如？」安萍道：「遵命奉陪，莫怪緘默。」乃同到古府。

客卿迎人坐定，安萍開口無言，包赤心忍不住說道：「赤心等知客卿中饋尚虛，訪有賢淑，才貌相當，而且門楣正對。」客卿接口道：「國喪仇存，流離異域，憂慘方殷，即無室家，亦不敢及此，況有妻有子，虛勞大夫費心。」包赤心道：「復仇固重，宗祧非輕，上國既有兵亂，安能保其必全？或不存留，則於孝道未免有虧。」客卿道：「凡事雖在人力，而成終屬天心，天不絕吾嗣，子自應存；天果絕古氏，雖再娶，豈能拗天，徒為非議耳！」包赤心欲再開口，客卿道：「璋言既出，斷無不信之理，日後志就，自來奉托。此時大夫勿虛逼也。」安萍無語，赤心轉面視之，安萍道：「如此且緩，我們告退。」包赤心只得起身同別上車，到余大忠家來。大忠道：「既勞玉趾，又費台心。」包赤心道：「怎料這斯堅辭已有妻子，隨說隨辯，並不放絲毫隙縫。」余大忠道：「足下曾否言及大忠？」包赤心道：「看他開口拒絕，再說出尊名，更不雅觀？」余大忠道：「如此可惡，待我尋事難為他。」包赤心道：「難，難，難！」余大忠道：「何難也？」包赤心道：「主上信之如神明，愛之如骨肉，如何難為得他！」余大忠道：「尋難辦的事與他辦！」包赤心道：「亦屬無用。春水河之乾涸，玉砂岡之亂雜，歷來為國之病，彼俱談笑而讓顧定之。近文風衰弱，遽返端厚之體；武備荒疏，又著《武略》之謨。國家諸事，尚有難於此數者乎！」余大忠笑道：「有，足下僅以此之為難，而我視之卻易，其權在彼，得以安閒籌畫，另有權在人者，被安得而為之？」包赤心欣然就問。正是：難才雖索奇難事，識廣何妨淺識謀。

不知所說係何難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